



# 金色的浪花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## 金色的浪花

盐城县业余文艺创作组编

\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4年5月第1版

197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70,000 册

书号 10100·084 每册 0.29 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高高的麦垛 .....   | 柏 龙( 1 )  |
| 喇叭又响了 .....   | 鞍红汶( 14 ) |
| 金色的浪花 .....   | 钟兴兵( 28 ) |
| 送马草 .....     | 娄 旺( 42 ) |
| 未来的拖拉机手 ..... | 陆顺英( 57 ) |
| 不带枪的小哨兵 ..... | 钟兴兵( 72 ) |
| 小红兵寻宝 .....   | 秦南文( 91 ) |
| 小龙的新大衣 .....  | 艺 丰(106)  |
| 麦管笛 .....     | 娄 旺(116)  |
| 捉虫 .....      | 秦南文(127)  |
| 一条小猪 .....    | 张 毅(135)  |
| 小管天 .....     | 尚 庄(145)  |

# 高高的麦垛

柏 龙



金黄金黄的麦子登场了，新庄生产队的场头上，脱粒机从早唱到晚，唱了三天三夜，唱得大囤满小囤流，那知把喉咙唱哑了，接连打了几个喷嚏，忽然停住不唱了！

高高的麦垛上，站着一个十四、五岁的孩子，满头满脸沾满了麦草屑。这孩子因为生得粗壮结实，象块生铁，所以大家就叫他铁汉。铁汉正干得汗水淋淋，从麦垛上摔下一个个麦把，忽见机器不转了，便擦着汗水问：“脱粒机怎么不唱啦？”

生产队长如海大伯仔细检查了一会说：“脱粒机牙齿盘坏啦，把土拖拉机牵来吧。”大伙儿牵牛的牵牛，放场的放场，打麦场上又热闹起来了。如海大伯

又向麦垛上招招手说：“铁汉，快下来。”铁汉撑起麦叉，一个纵身跳了下来，飞到脱粒机旁，等待队长给他分配任务。如海大伯说：“快去打个电话，告诉公社农具厂的老张师傅，就说我们队里脱粒机坏啦，请他赶快来帮助修一下。”

铁汉跑到队房里，没有摇通电话，因为夜里刮了大风，线路员正在查线，只好跑回打麦场，告诉了如海大伯。如海大伯望着满场的麦垛，犯难地说：“场头上活计忙，让谁到农具厂去请老张师傅呢？”

如海大伯话刚落音，铁汉就挺着胸脯说：“我认识老张师傅，让我去吧！”

胖娃也从麦垛上跳下来：“我是短跑冠军，两腿跑得快，让我去吧。”如海大伯说：“好，两人一起去吧。”两人刚撒腿跑，身后又传来如海大伯的声音：“好好的，路上别淘气。”铁汉边跑边回答说：“放心吧。”

铁汉和胖娃在学校里是同学，现在放了忙假，都在队里参加劳动。两人出了村，顺着水渠边宽阔的大路，两腿不停地跑着。一路上，到处是丰收景象，还没有收割的麦地里，翻滚着金色的麦浪，南风拂拂，麦香阵阵，满田割麦的人，东一群，西一群，一字

儿排开；田埂上，挑麦把的社员叔叔，来一趟去一趟，重实实的麦把，压得扁担一晃一晃地，好象两只翅膀；这里那里场头上，一个挨一个的麦把垛，星罗棋布，脱粒机嘎嘎地唱个不停，呵呵嘞嘞的打场号子此起彼落。四村八舍，热气腾腾！

从新庄到公社农具厂，经过大榆树，直奔小新河，要走十多里，铁汉想到队里的脱粒机闹毛病，要影响麦子脱粒，恨不能插上翅膀，一翅飞到公社农具厂，请来老张师傅。他一边加快脚步，一边对胖娃说：“短跑冠军，我们来个两千米赛跑吧。”胖娃毫不示弱：“好，赛就赛！”一个跑，一个追，两人正跑得起劲，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胖娃的舅舅。

胖娃的舅舅是大榆树生产队的会计，正要来新庄。胖娃招呼舅舅说：“你去吧！我妈在场上打麦哩。”回头直催铁汉说：“快走，可不要把队里的事情耽搁啦。”

舅舅叫住问：“你们队里麦茬地都耕好啦？”

胖娃心里着急，顾不得回舅舅的话，拔腿就走。

铁汉看出胖娃舅舅有急事，停住脚步说：“早耕好啦，有事吗？”没等舅舅开口，胖娃又着急地说：“舅舅，队里脱粒机坏了，我们要到农具厂去请老张师傅

哩。”

舅舅只挠头：“你们队里的麦子不是还没有脱完吗？”

铁汉点点头：“用牛脱粒啦。”

胖娃舅舅摇摇头：“六月里扇子家家忙啊。”

经过铁汉再三追问，胖娃舅舅才告诉他：大榆树生产队因为开了几十亩荒地，缺少耕牛，还有好几十亩地没有耕，急等着栽秧，听说新庄生产队麦地都耕好了，本想借条牛，没想到脱粒机闹毛病，也就不想给新庄添麻烦啦。

胖娃舅舅生怕耽误两个孩子给队里办事情，忙说：“你们快去请老张师傅吧。”说着就回村了。

铁汉闷着头，放慢脚步边走边想：前年，电影放映队到这里来放映了革命样板戏《龙江颂》后，如海大伯常说，我们要向江水英学习，今后不论南村还是北庄，遇到困难都要相互支援。去年秋天，大榆树庄稼受淹，到队里来借抽水机，如海大伯在小河边架起风车，发动大伙儿推车排水，派人把抽水机送到大榆树；冬天，外地有一条买牛的船冻在河里，来不得去不得，如海大伯把牛牵到牛棚里，喂养了半个多月。小牛养得胖胖的，直到冰化雪消，才把牛送给人家。

现在队里脱粒机虽然坏了，耕牛也很紧张，可是总没有大榆树生产队插秧着急，应该想办法帮助人家啊！

胖娃歇了一阵，回头一看铁汉没有跟上来，不明白地问：“铁汉，你怎么啦？”

铁汉说：“你去请老张师傅，我回去吧。”

胖娃忙着问：“为我舅舅借牛的事吗？”

铁汉点点头：“对。”

胖娃不同意：“我们队里的牛正忙着脱粒，你别白跑啦。”

铁汉满有信心地说：“不，我们应该把这事告诉队里，如海大伯一定会设法解决的。”

胖娃没拦住铁汉，只好独自去找老张师傅，可是心里很不高兴；要不是半路上遇到舅舅，铁汉也不会往回跑，两个人一起去请老张师傅多好啊。

铁汉跑得满身汗水，赶回队里找到如海大伯，把大榆树生产队缺牛的事一说，如海大伯把队干部叫到场头边，商量了一会，叫过铁汉说：“铁汉，你想得对，为革命种田，那里有困难都要伸出帮助的手啊！”说着牵过一头挺棒的大水牛。递过牛绳说：“要让大榆树留下这头牛，这个任务就要你完成啦。”

铁汉把大水牛送到大榆树，胖娃舅舅和大榆树的社员，说不尽的感谢话，就是不肯要牛，一条声地说：“新庄生产队送来龙江风格，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！你们队里也很忙，牛还是牵回去吧。”铁汉想来想去没有办法，只好说：“大水牛走累了，先借个牛棚歇歇脚吧。”胖娃舅舅把大水牛牵到牛棚里，喂水喂草。铁汉心里打着主意，怎样才能说服胖娃舅舅，留下大水牛耕地呢？停了一会说：“胖娃舅舅，把大水牛留下耕地吧。”胖娃舅舅恳切地说：“好孩子，你们队里要牛脱粒，这回也忙啊。”

铁汉满有理由地说：“耕地比脱粒更着急啦。”

胖娃舅舅还是不肯留下大水牛，铁汉牵过牛绳说：“我知道啦。你是嫌大水牛不顶用，我牵回去再换一头吧。”

胖娃舅舅怕铁汉真的回去换牛，来回耽误时间，连忙接过牛绳感激地说：“铁汉，把大水牛留下吧。”

铁汉没有立刻走开，他耽心大榆树生产队再送回大水牛，坐在村头上，只等到胖娃舅舅把牛牵到地里，架起轭头来耕地，完成了送牛任务，才算放了心。

胖娃和铁汉分手后，赶到公社农具厂，跑得满身

汗水，湿透了衣衫，问过好多人，没有找到老张师傅，说是到凤凰桥修农具去了。老张师傅热心热意支援农业生产，哪儿有困难，就往哪儿赶，他不但会给机器治病，还会干木匠活计，是个多面手。胖娃又跑了几里路，追到凤凰桥，老张师傅正忙着修理犁耙，胖娃说明来意，凤凰桥的社员都说：“老张师傅，先放下我们队里的活计，快到新庄生产队去收拾脱粒机吧。”

老张师傅说：“再有一会就修好啦。”嘴里说着话，手里不停地忙着，丢下斧头拿凿子，汗水顺着面颊直往脖子里流，也顾不得擦一把，只是摇一摇头，让汗珠滴掉。

没一会，老张师傅把犁耙修好了。老大爷递过一碗热茶说：“坐下歇会，喝碗水再走吧。”

老张师傅摇摇头说：“不用啦，修脱粒机着急哩。”

老大娘打来一盆凉水说：“老张师傅，快擦把汗吧。”

老张师傅笑笑说：“多洒汗，农业生产才能夺取大丰收啊。”

老张师傅没有喝茶，没有擦汗，也没歇一会，背

起工具包就走。

胖娃跟老张师傅一起，一路带小跑，走到小新河，正好和铁汉碰上了。

这时，小新河的小河边，围着一团人。正在往船上抬一辆手扶拖拉机，有人看到张师傅，高兴得直拍手：“拖拉机正要换喷油嘴，老张师傅就跑到门上来啦。”胖娃抢着说：“我们队里等着修脱粒机哩。”铁汉仔细一打听，原来小新河的麦茬地已经耕好了，听说大榆树生产队耕地碰到困难，大伙心里都很着急，准备把拖拉机修一下，好去支援大榆树生产队耕地。

铁汉连忙说：“老张师傅，你先帮这儿修拖拉机吧。”

胖娃急得满头冒火：“铁汉，你……”

铁汉对胖娃直使眼色，没让他说下去。老张师傅抹了把满脸汗水，连忙打开工具包。可是小新河的社员还是说：“还是帮新庄生产队修脱粒机，我们送到厂里去吧。”

铁汉直摇头：“不，送到厂里要耽误时间，我们队里的麦子再想办法，还是先修拖拉机吧。”说完拉着胖娃的手，头也不回地跑开了。

没走多远，胖娃两手抱着头，坐在大路边，生气地说：“我好不容易找到老张师傅，你倒会做好人，却让他帮助人家修拖拉机。”



铁汉笑着说：“如海大伯不是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们应该学习江水英姐姐，把方便让给别人，把困难留给自己嘛。”

胖娃咧着嘴，急得说不出话：“你还笑，队里等着脱粒，怎……怎么半点不着急？”

铁汉说：“谁说我不着急，心里都着了火啦。”

胖娃不相信：“别说得好听，你尽拆队里的台。”

铁汉认真地说：“胖娃，你怎么尽想我们队里，不给大榆树想想呢？”

胖娃不服气地说：“新庄是新庄，大榆树是大榆树。”

铁汉毫不含糊：“不，兄弟队有困难都要伸出帮助的手！”

铁汉和胖娃正争得面红耳赤，忽听锣鼓喧天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从镇上下乡支农的红小兵，扛着大红旗，敲锣打鼓，个个头上戴着大草帽，手里挎着篮子，帮助拾麦穗来了。

接着，又是一趟队伍经过，也是镇上来的。公社书记领头走在前面，后面跟着穿白布工作服的饭店服务员叔叔，背着药箱的大姐姐，供销社的售货员，还有粮站的、百货店的、农药厂的……都下乡支农来了。

铁汉高兴地对胖娃说：“你看，全公社都动起来了，你还尽想着我们一个队哩。”胖娃找不到反驳铁汉的理由，站起身就跑。

两人跑回队里，如海大伯走过来问：“没有请到张师傅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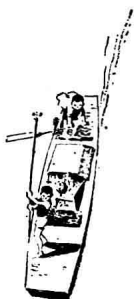
胖娃没好气地说：“你问铁汉吧。”

如海大伯吃惊地问：“怎的，在路上闹别扭啦？”

铁汉正要说话，胖娃抢先告了一状，把在路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。出乎胖娃的预料，如海大伯不但没有批评铁汉，还表扬他说：“铁汉做得对，我们队里的麦垛再多再高，也只是公社的一颗棋子。前庄后庄，都是公社的土地，都要装在心里啊！”胖娃坐在麦

垛旁，不知在生谁的气，牙齿咬着嘴唇，半天半天没有说话。

麦垛那边，如海大伯正和铁汉商量，准备把脱粒机装到小船上，送到小新河，让老张师傅修理好再运回来，这样可以节省时间，保证迅速脱粒。铁汉说：“队里人手忙，还是让我和胖娃撑船送去吧。”如海大伯满意地说：“对，应该带胖娃一起去。”



脱粒机装到船上，铁汉和胖娃划着小船，行到三叉河口，又遇到了胖娃的舅舅，刚从公社买化肥回来，舱里装得很满，半路上又刮起大风，一个浪头扑过来，差点泼进船舱里。胖娃舅舅把船靠到岸边说：“风浪太大有危险，先搬些上岸，我回去再撑条船来。”胖娃说：“铁汉，把



化肥搬几袋到我们船上来吧。”铁汉说：“好，多行几里路，加把劲送到大榆树，再赶回小新河修脱粒机不迟。”说着猛划几浆，两条船靠在一起，胖娃跨到舅舅船上说：“舅舅，你跑回去撑船，来回得耽误时间，让我们帮你送回去吧。”铁汉跟着说：“胖娃舅舅，快动手吧。”胖娃舅舅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，拍着铁汉和胖娃的头说：“好孩子，你们都是替别人着想啊！”

铁汉在船上撑，胖娃在岸上拉，冲开一个个浪花，把化肥送到大榆树，赶到小新河，正好老张师傅修好拖拉机，背起工具包，准备去新庄，看到铁汉把脱粒机送来了，连忙跳到小船上，紧张地忙碌起来，没一会就把脱粒机修好了。

铁汉和胖娃划着船回到村里，没想到从场头上传来脱粒机唱歌的声音，胖娃有些奇怪，这是那来的脱粒机呢？跑到场头上一看，原来是小新河送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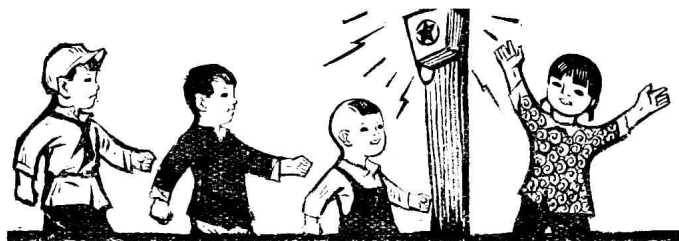
打麦场上，人山人海，有公社干部，有工厂工人，有学校学生；有脖子里扎着白毛巾的叔叔，有头戴大草帽的大姐姐，有戴着红领巾的红小兵……各行各业，四面八方，都支农来了。舅舅带着大榆树的社员们，也赶来支援了！

铁汉说：“胖娃，这么多人都来支援啦，我们快下

劲干吧。”

胖娃和铁汉一起登上高高的麦垛，远远地望去，只见公社的土地上，一条条田埂，一道道水渠，横竖成线，就象棋盘格子一样，这热闹的打麦场，多象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啊！





## 喇叭又响了

鞍红汶

小石头的床头边，装起一只广播喇叭，声音可响啦！

喇叭装在四方形的木盒里，木盒开了个圆洞洞，蒙着一层淡蓝色的塑料纱，后边拉着一根长长的铁蕊线，从墙壁里钻出去，牵在门外一根木杆上。那高高的木杆，隔不多远就是一根，顺着笔直的大路边，整齐地排着队，通向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这喇叭是海浪大叔帮小石头装的。海浪大叔是公社广播线路维护员，不分寒暑，不论刮风下雨，总